

般若之舟—假使供養恆沙聖

不如堅勇求正覺（二） 劉素雲老師主講 （第三集）

2012/6/18 香港如心海景酒店 檔名：56-125-00

03

大家請坐。剛才休息的時候小刁提醒我，說大姐，妳還沒講正題。我說稿一直在旁邊放著，剛才第一節課說那些真是都是隨機而說的，沒有照稿。

剛才翠明老師委託我，說再說兩句，說這兩天在這個道場做這個法事，可能有的同修身體會多少有點不舒服，這個都是正常現象。你想咱們就有一條，就是認帳、認帳。如果說咱們業障多少有點現前，也是正常現象，來到這個道場會消很多業的。你這樣利利索索的一點疾病也沒有，哪都舒服，可能這樣的同修不是太多的。一般的小來小去的都有點不舒服，迷糊，或者拉拉肚子等等的，不用擔心、不用害怕，過一、二天逐漸逐漸就會好的。你好好帶你那些個千軍萬馬好好來聽經、來聞法，好好念佛，這幾天真是會起很大作用的。所以我都替大家很珍惜這幾天的時間，因為這個緣分也不是多得的，應該這麼說。尤其是有些老菩薩們大老遠的趕到這來，就為了見這一面，真是很辛苦，我也很理解你們。所以大家珍惜這幾天的時間，在這個道場結結佛緣、法緣，帶領你的眾生們好好修行，把他們高高興興帶來，再高高興興帶回去，將來帶著他們再一起回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我們就都圓滿了。謝謝！

現在下半部時間還有一個半點，那就得講講正題，因為刁居士已經提醒我了，大姐，妳上半節課妳還沒講到正題。我說那好，下半節課咱們就講正題。今天的題目剛才師父已經說了，就是「假令供養恆沙聖，不如堅勇求正覺」。我現在先說說我講這個題目的因

緣，為什麼我想到要講這個題目？我是一九九九年得的紅斑狼瘡病，這個大家都知道。當時實際上是一九九八年就發病了，但是我一直沒有去看病，到一九九九年已經重到很重程度了。因為當時我在省政府工作，從我家到省政府就是一般的步行速度大約是十分鐘左右，我一九九九年的時候從我家走到省政府我已經走不去了，就是半道，我還有一個辦公室，我得到那個辦公室先辦公半天，然後下午再到政府那個辦公室辦公，就弱到那種程度了。那時候沒有幾根頭髮，滿身滿臉滿頭都是那個，咱們北方人叫嘎巴，我不知道南方人怎麼稱呼，就是不是斑，就厚厚的。就是這樣我是一天工作沒耽誤，你說我是不是個拼命三郎？後來我們單位都說妳太能拼命了。就是那一年，實際上按照醫生說我一九九九年都基本上應該是活不過去的，他那也說到了晚期還是怎麼的。實際這種病就是血癌，那個毒素都在血液裡，十八秒鐘在身體周遊一周，你說這毒素是不是全身都是了？所以這個就是被判死刑了。因為我們哈爾濱的兩個最著名的大醫院分別的都沒有什麼治療辦法。這樣我就住了五十七天院，我就回家了。

可能是這個時候的因緣就有點成熟了，我是二〇〇三年我認識的吉林化工廠的記者小于，于世杰。她是到我們平房去採訪一個事情，就是我們有一個極樂精舍，極樂精舍可能有居士大概是有附體，去拍這個好像紀錄片似的，去辦這個事。後來就是因為我當時正給他們，他們拍下那個東西就是聽不清楚，有同修跟我說讓我給翻譯成文字，就是把那聽不清楚的給它變成文字讓大家看，就拿給我了。結果頭一天送去，當天晚上就說明天有個記者想給它做做技術加工。我想那人家記者加工當然比我要快。我說那什麼時候來拿？他說明天早晨。後來第二天早晨于記者就帶著十來個人就到我那去了，當時我一個不認識。去了以後，就那天那個機緣就給我錄了二

00三年那盤光碟「信念」，那是一點思想準備沒有。我給大家說，對著她那個錄像那個小鏡頭我不知道，我說我看哪？她說妳隨便看。我說那我說啥？她說妳隨便說。所以我「信念」那盤光碟，你們現在如果手頭有，你再重新看看，那就是隨便看、隨便說，就說了那麼多，它一點兒沒有改變，也沒有加工，就錄出了那本光碟。所以出了那本光碟，那是我第一次出名，這是二00三年。

二00五年我又一次病倒了，這一次我自我感覺，我自己的心念我就一心想回家了，我就要往生了，所以東西都準備好了。當時佛友把我那個，我們北方人叫裝老衣服，都給我準備好了，拿個小包給我送去了，怕我看到。後來因為我雖然躺在床上我起不來，但是我能聽見，我說不用背著我，拿來放在我床邊，我走的時候我事先我都把它換好，利利索索的，不用你們操心費事的。就這樣他們說，妳也不忌諱這個。我說我不忌諱，生和死好像對我來說已經很淡然了，我說我已經經歷死亡了。我現在如果跟大家說死亡，就得用這個詞，你要說別的好像還不太理解，就是這個死亡，它是一種很美妙的感覺。可能我這麼說大家都覺得可笑，人都怕死，死是很痛苦的，妳怎麼還是一種美妙的感覺？就到現在為止，我自己回過頭來算一算，我大概經歷了四次死亡了。所以你看我現在為什麼這麼瀟灑、這麼坦然？我經歷過了，我知道是怎麼回事了，沒有什麼生死，它就是一種轉換的過程。所以這個理念你要清楚了，你對死亡沒有恐懼感，你倒覺得真是一種美妙的感覺。所以那個二00五年我都給孩子們遺囑都寫好了，就那個半篇稿子的遺囑都寫好了。我那次我就想準備走了，就尋思阿彌陀佛哪一天來接我。這就是二00五年。但是又沒走了。也可能就這個因緣，還有事沒辦完，那就再接著辦，就這樣。

就這樣就從一九九九年得病，到二00三年出光碟，到二00

五年又一次病重，又沒走了，就這麼一步一步走下來，這病逐漸逐漸好了，這名氣也愈來愈大了。第一次出名因為「信念」那個光碟出名，那也一年半多。後來這一次是師父正月初一講經的時候提到我，這是我第二次出名，所以我是兩次出名，就成了現在應該說世界名人。第一次第一張光碟出來以後，我先是成了哈爾濱的名人，電話就不斷了，接著就成了黑龍江省的名人，然後就全國的名人，現在我的一掛網我就成了世界名人了，這個都不是我所希求的。人家說想出名還出不了，妳出名咋還不高興？談不上什麼高興不高興，我就想人生來到這個人世間就踏踏實實做一點事情，就可以了，我不希求什麼出名怎麼的。可能有的人就不太理解，說這出名多好。但是我想，我告你們別出名，出名也挺累的、挺麻煩的。你說這麼多人喜歡你，這麼多粉絲。過去我笨，過去我不知道那粉絲是咋回事，人家說粉絲多，我還沒記對，我給記個粉條。有一次講課，我就說了，我說聽說我粉條挺多，滿場哄堂大笑。後來我知道了，說粗了，應該是粉絲。

隨著妳的名氣愈來愈大，這個麻煩也不少，議論就多了一些了，好在我什麼事都不放在心裡，我聽也當沒聽著，事情過去就過去了，我不忌諱這些事情。但是有些同修就不太理解，說這劉老師出名了，師父把她講出名了，她架子端起來了，你看也不見人了，找也找不著了，就這樣聯繫也聯繫不上，這是一個反應。另一個反應有些同修說，現在她名氣這麼大，影響面這麼大，她應該出來做善事。一般他們要求我做什麼善事？就是出來集資，說妳現在是一呼百應，只要妳劉素雲一說話，說我現在需要什麼，那要說集資，錢海了，呼呼的。我說那我就發了。可是我不是幹這個活的料，我說這個不是我的活，我不出來集資。所以到現在為止我從來沒搞過這個東西。所以說法就很多了。

後來有的人就以我的名義開始集資，說劉老師要建兩個寺院，在黑龍江省，而且寺院名都有。我現在說不出那名，當時人家告訴我，說兩個寺院，一個叫什麼名，一個叫什麼名，這是淨空老法師委託劉素雲老師在黑龍江建的兩個寺院，需要大家捐款，劉老師沒錢。他後一句對，我沒錢，這個對，但是我沒有建寺院，師父更沒有委託我建寺院。所以我在哈爾濱的時候我跟同修們說，千萬不要上當受騙，不管現在還是將來，有人以我的名義集資肯定是假的，你們都不要相信。如果我真有一天需要集資，我會站出來面對大家，我說現在我要幹什麼事，我要集資了，我說那是真的。但是這個事不可能發生。所以我現在面對鏡頭、面對大家把這個事再聲明一遍，不管什麼時候如果有人以我的名義集資要搞什麼什麼，建什麼道場，沒有這個事，你們不要信。

我對這些說法是怎麼看的？我就那樣想，反思自己，妳現在阿彌陀佛把妳留下來了，在這個世間繼續住幾年，妳究竟應該幹啥？妳是不是為自己在謀私利？我反省了，我沒有為自己謀私利，我沒有一件事情是為我自己在打算，說我要如何如何，我怎麼樣如何如何，沒有。我說這樣妳心裡是坦然的，妳選定的這條路，妳就堅定不移的走下去。因為妳所做的事情不是為妳自己，而是為眾生。有些人聽了可能說，妳淨瞎吹呼，妳能為眾生做什麼？我也知道我沒有多大本事，但是我真心誠意的想為大家做點事情。而且這個事情，有的同修，那我要找妳，問問我家誰誰什麼事妳都不見我，妳那是為眾生做事嗎？這個很抱歉，我一一的去對每個人肯定我對不過來。

我昨天說了一句，我不知大家注意沒有，我現在白天幹白天的事，晚上幹晚上的事，只有在我身邊的同修或者是只有我老伴子了解。我跟大家不是開玩笑，像講故事似的，我老伴子，可能有同修

看我光碟都比較了解，他不是那麼太正常的人，非正常之人。有時候就說，老伴子，上我這住兩天，他住那個床，我住那個沙發。我說那為什麼？他說我這面有鬼，妳過來那鬼就不來了。我說行，我過來，我把鬼都領著。所以我就過他那邊，住兩天，回去，別給我這屋住了。我說怎麼又把我攆回去了？妳晚上天天講課，影響我休息。我說晚上我給誰講課，我睡得好好的？我說你給我學學，我講的什麼課。他說妳說的清一色的外語，我一句聽不懂。他說我說的外語。我自己一點不知道。就這兩天到香港來，前天晚上，昨天早上刁和大雲還跟我說，昨天是第二宿，就第一天晚上，說我又說什麼，但是她們聽不懂，聽不懂我說的什麼。

所以這個，我跟大家說的意思不是表白我自己，就是說希望大家能夠理解，每個人有每個人要做的事情，你讓我對全國同修們的面一一的去解決你一個人一個人的問題，那可能我實在是做不到，這個大家也應該理解。就是我現在做的事情，不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是眾生的事情，無論是看得見的還是看不見的，那可能我就是這個緣，留下我來大概就是應該做這個事情。所以我現在對大家的一些非議、議論，我沒什麼想法，我對大家也沒有意見。因為我如果換位思考，我是我們的同修，我們的同修是我，我也想這個人她一出名以後架子端起來了。實際我告訴大家我沒有架子，你們看我這兩天有啥架子？也沒有啥架子可端的。咱們就是來到這個人世間沒聞到佛法以前，我的立足點就是好好做人，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。修行以後我就想咱做一個好的修行人，一定要今生要成就，這就是我的想法。所以選擇了這條路我無怨無悔。

我非常感恩同修們對我的信任和關愛，大家對我確實很好，用白話說，就是我感覺到我的人緣特別好，我走到哪，大家都不討厭我，比較喜歡我，這可能是結法緣的一個前提。如果一個人的人緣

不好，他的法緣可能也不行，人家不願意和你接近，你再有什麼好的高明的法，你想給人說，人家不願意聽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覺得可能我這個基礎相對來講好一些，我人緣比較好。所以走到哪，按師父說我，妳法緣很殊勝。那這就好，大家喜歡我，願意接近我，那我就好好為大家服務。

我從小到大我的性格一直是內向的，我在台上對大家這麼說，我下台以後，如果你們不跟我說什麼，我真是沒什麼話可說。我確實牢記師父告訴的，心裡就是一句阿彌陀佛。所以你們看我有時候坐在那呆呆的，好像誰也沒看見，你們說什麼我都沒聽著，我真是心裡就是阿彌陀佛，只有這樣才能成就。如果你這面嘴裡念著阿彌陀佛，眼睛嘀哩咕嚕亂轉，心裡又想著別的事，你成不了佛，你心必須清淨。說什麼是人生的最高享受？學佛；說什麼是人生的最大財富？智慧。就這兩條我是認準了，所以我就是今生要成就，我一定老老實實念佛。另外我求智慧，我不求知識，我也不求財富，我這一生沒有求過別的東西，唯一的就​​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所以對什麼事情我都喜歡默默的去​​做，我不喜歡張揚，說我做了一件什麼事，我怕大家不知道，我趕快自己說說，宣傳宣傳，這個不是我喜歡的，也不是我的性格。所以過去爸爸媽媽在世的時候，就說我不太愛說話。我那時候上學，老師也是這個印象，說這學生上學來就是來，放學了就是回家。在班上我從來不說，一些女孩子嘰嘰喳喳，說這個說那個，我沒有那個習慣。所以可能，大概這也是從小佛菩薩就開始加持我，只是我不知道。

所以我整個的人生走過來六十八年，我自己也感覺我和一般人、有的人是不太一樣的，就是我想的和人家想的不一樣，我要做的和別人做的也有點區別，可能這就是我的一個特性。所以對這個我在這裡說的意思就是，同修們理解更好，阿彌陀佛；同修們不理解

也好，也阿彌陀佛，慢慢會理解的。如果咱們將來都到西方極樂世界見面了，那時候你會告訴我，劉老師，現在我們理解妳了，那就行了。我希望我能在西方極樂世界等著諸位，我到哪我都這麼說，不管你們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如果我是走在你們前面的，你們誰往生，我都回來接你們。有人說找不著妳、不認識，到那不都是菩薩臉嗎？都一樣，都是阿彌陀佛嗎？我說好找，我在阿彌陀佛身邊，我肯定來接你們。如果你們哪位先去了極樂世界，等我往生的時候，你和阿彌陀佛一定要來接我。你看那多高興！咱們今天就算簽定合同了，簽合同了。你看阿彌陀佛給我們開了這個念佛法門，給我們發了通行證，那人家現在阿彌陀佛端著通行證往你手裡遞，你往後趨，你不要，那你就沒緣了，咱們得把通行證拿到手。

所以現在，從現在開始這半年的時間，我一說到這，我就有點打怵。有的同修說，劉老師，妳說的半年啥意思？現在我說話，因為很多人一個字一個字去分析，有的我說完了再問我，劉老師，妳說那句話啥意思？那我說完我都過了。你像昨天我講那個「淨土三傑」那八句話，現在你要問我，我說不上來。我當時要不記下來，你過後再讓我說，我說不上來。因為啥？你想要是我腦袋想出來的，我編出來的，那我還能忘？你現在問我，我就說不出來，我得回去給你抄個小條條，這才行。所以這些事，咱們都這樣，都順其自然。你現在到什麼程度了，你自己掂量掂量。這六個月的時間，你看現在是六月份，六月中旬了，六個月的時間，半年。有的同修說那我還有事沒處理完怎麼辦？那怎麼辦？那你要問我，我只好這麼說，再給你三個月處理行不行？六個月，你處理問題用三個月，你趕快把這個問題處理利索，心放定了，剩下那三個月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還有希望。如果說我三個月不行，這六個月我都要處理事情，那沒辦法了，沒分。



我這說明白沒有？你看我說的都小不點聲說出來的，真是怕給大家增加煩惱。一定要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其他事統統放下、統統放下，一筆勾銷，什麼事都沒有了。孫子上學、放學沒人接送，你就那樣想，人家有爹有媽，你管那麼多幹啥，是不是？管自己往生的事，你上極樂世界，你回來能管兒子、能管兒媳婦、能管姑娘、能管孫女，誰你都能管，你有本事了。你現在你去不了極樂世界，你管不了。真是這樣的，這個道理你要明白了，哪個事大、哪個事小，你掂量掂量。所以現在如果大家通過這次來參加這個活動，你能放下了，能念佛求往生了，你就沒白來。你真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不說有保證、有把握，最起碼你是有分的，你有多少分你自己掂量、自己衡量。

哈爾濱有同修說我現在成了，我成就了，我現在往生有把握了，我現在和劉老師一個水平。我聽了以後我無言以對，你說我咋說？後來我想時間這麼緊迫，得逼著我也得說，我沒當他本人面說，因為通過別人轉達給我的。我說告訴他，策略一點，不行。他沒有念佛成片，沒有得三昧，他自己說他念佛成片了，他得三昧了，他往生有把握了，我說這是大妄語，不能這麼說。其他念頭全放下，就是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你這才能成就；你別想我成了，你有這個念頭你都成不了，真是這樣。這是我為什麼今天要說這個題目，這就是我說這個题目的因緣，因為我遇到了一些具體的事，我想還跟大家說說這個題目。

下面我想說說我對「假令供養恆沙聖，不如堅勇求正覺」這句經文的淺顯的認識。大家都知道這兩句經文是《無量壽經·法藏因地第四》那裡面的一段七言偈頌中的兩句，有這兩句話。我這次學習《淨土大經解演義》過程中，對這兩句話有了一點比較深刻的認識，就是這兩句話堅定了我的信心，我在這裡找到了答案。剛才我

不是說，有的同修說妳出名了妳就不管別人了，自己顧自己去了。所以我就想找個答案，我這麼做對不對？我是不是自私？因為有人直接說她這麼做是自私自利。後來，一個是我從這兩句話裡、從《無量壽經》裡找到答案了，第二就是上次我來香港的時候，因為這個問題對於刁居士，我們都有點困惑。既然大家提出這個問題，而且是很原則的，後來來這以後，刁居士就請教咱們老法師，刁居士跟老法師說，說師父，現在有人說劉老師閉門謝客潛心念佛是錯誤的，這個事到底對不對？說劉老師這麼做對不對？師父回答四個字，完全正確。那這個我就想，我心裡就有底數，一個是我從《無量壽經》裡我找到答案了，一個是師父告訴我，我這麼做是完全正確的。另外我自己事先反省我自己，我覺得我沒有為我自己做什麼打算。所以說這兩句偈子給了我啟發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說說，為什麼我現在堅定不移的走下去。我這次從這回到哈爾濱，我還是閉門謝客，你們不要找我，到哈爾濱找不到我，真是的。你就找到我的護法居士，她絕對是攔著，你見不著我。為什麼哈爾濱居士跑到香港來見我？這就證明了他們在哈爾濱確實見不著我。所以這個事，我今天就跟大家說說這個題。

這個供養是一種修福，你供養像恆河沙那麼多的諸佛菩薩，你的福報會很大很大，這個是福報，但是出不了三界。這個是師父講法的時候，就是關於這方面的事你一定要把理念弄清楚。所以出不了三界，你的福享盡了，還得接著輪迴，是不是？還是得輪迴，你出不了六道。所以咱們學佛你先定一個目標，你究竟是想積福報、享大福，你還是要成佛？這是兩條道。你要是想積福報，那你就按前面那個做，多供養。這供養是不是錯？不是錯。就是你怎麼個供養法？你的心態是什麼？比方老說我拿了多少錢，我供養了多少財物，我積了多大的福報，有的問我有沒有功德？那梁武帝都是我們

的樣子了，是不是？如果有人做了一些事，善事、好事、供養，老想我積了多少功德，我積了多少福報。我告訴你，功德一點沒有，福報也沒了，就是你這一個念頭把你的福報都消掉了。如果說你積福報，我做了事，我過去就過去了，我不放在心上，我不惦念。我那次上哪個寺院我還捐了五萬塊錢。

有的同修這樣，說劉老師，我哪年哪年我給某某寺院十萬塊錢，現在我想要回來行不行？從北京給我打電話說的這個事，那個行不行？當時刁居士她們給我轉達了以後，我就想我說告訴他們這樣不行，你十年前，如果是你捐了十萬塊錢給寺院，那你就是捐出去了；十年後你又後悔了，你又想把錢要回來，哪有這麼做的？那我們在座想想，我這麼回答對不對？另外你去要，可能是師父們都換了，是不是？原來你捐的是某某師父、住持，現在可能都換人了，你再去管這個師父去要錢，那說不過去了。所以這有些事情，就是很多人為什麼做了很大的布施、很大的供養，結果既沒有功德，也沒有福報，最後自己還弄了一身罪過，就是他的念頭錯了。他總想我要功德、我要福報，一要，這個念頭一起，什麼都沒了。所以這個觀念大家要知道。

現在無論是在中國也好，還是在外國也好，修福報的很多很多。我們在座的對對號，就是你今生學佛，你為什麼學佛？你問問自己，我沒給你答案之前，你自己想想，我為什麼信佛？我為什麼學佛？有多少能說我就是為了求生淨土？如果你是這個理念，你這條路你就選對了，也走對了，而且你要說到做到，別無他求。是不是很多都有點小私心？咱別說大私心，小私心，求自己家裡平安，有沒有？比如說我舉個例子，我孫女是這個月的二十五號參加中考，中考就是初中考高中，據說現在中考比考大學都難。所以那天我兒子上我那去跟我說，媽，誰誰告訴我，你回家求求你媽媽，給你姑

娘念佛迴向，讓她考個好成績。我兒子說，我當時我就說了，這事兒我媽不能幹。然後我兒子回家還是憋不住把這個事跟我說了，媽妳念佛靈嗎？我說啥事？他就說妳孫女要考中考，妳每天念佛給妳孫女迴迴向，讓妳孫女考好成績。我說這事不是我幹的，我當時一口就給回絕了，後來我補充一句，我說如果我要是念佛迴向，我給所有參加考試的孩子們迴向，妳為什麼就單單想妳孫女？

去年有個同修通過小刁她們找我，意思就是說她姑娘要考研究生，說求求劉老師，讓劉老師念佛給我姑娘迴迴向，讓我姑娘把研究生考上。小刁告訴我，我說妳明確回答她，劉老師不給她念佛，也不給她迴向，我說她這心量太小，我說她這個小心量她姑娘考不上研究生，我都給下結論了。可能因為我這個話給人家都得罪了，心想這劉老師怎麼那麼厲害？不給我們念佛，不給我們迴向，還說我們考不上。你就想，你想的是所有的孩子，你說現在孩子多苦、多累，你為什麼就想你自己的孫女？那麼多孩子不都是你孫女嗎？都是你孫子嗎？我真是，我要是念佛迴向，我肯定給所有參加考試的孩子們念佛。我們學佛人要心量大，拋開自己，拋開自己的家親眷屬，拋開自己這個小家庭、親朋好友。所以有些時候他們說，妳真有那麼大心嗎？也可能我天生就這麼大的心，要沒有這麼大心就沒命了，是不是？因為心大我才活過來了。他們後來說，妳心太大了。

連那給我看病的醫生都說，接觸這麼多患者，沒見過妳這樣的患者，不怕死。這條一般人做不到，把死看得很平常。我跟大夫說，那是我老家，回老家有什麼不高興的，早一天回去早一天好。他說妳的家在哪？我說在西方極樂世界。他說西方極樂世界在哪？我說你念阿彌陀佛你就知道在哪了。我說詳細的跟你說你可能都聽不懂，你也不信，我就告訴你念阿彌陀佛。那個老教授說，說妳臉上

的斑是怎麼掉的？我說有人讓我掉的。他說誰讓妳掉的？我說阿彌陀佛。他瞅著我，我說你那樣，他就專門治我這個病，他說我接觸這麼多患者沒有到妳這種程度的，命能保住就不錯了，還能活得這麼瀟灑，那臉上還斑都沒有了，皮膚愈來愈好。我說你再遇到這樣的病號，你就不用給他開藥方了，你這個藥方，很簡單四個字，阿彌陀佛，來一個發一個，來一個發一個，完了他們就都好了。

說到這我就有點可惜，就給我看病這個老教授今年突然遇車禍走了，老人家七十三歲。你說這個真是，是不是生命無常？他是晚上下班，騎著自行車，攔自行車那個道上走，沒有違反交通規則。一輛汽車在道邊停著，就差他在通過這個汽車停這個道，他有他的自行車道，通過的時候，這個車的車主人就一開這個車門，這車門一開就把老教授，當時就，你說也沒砸著，這車門就碰了，把他碰了，老教授就從自行車掉地下，當場就死亡。那是我們哈爾濱就治我這個紅斑狼瘡病一把手，最有研究的一個老教授，走了，今年大約是二、三月份。

所以我們聽了這些事以後你就想想，人有啥想不通的、放不下的？跟誰生什麼氣，有什麼過不去的？真是，你看到這些你還不明白嗎？逢人有時候我總勸，如果遇到機會你們多上火葬場去送送那往生的，你看看那大火爐跟前是都什麼樣，燒出來不就是那一堆白骨嗎？

我來的頭一天，跟我老伴、我姑娘我們仨坐那嘮嗑，我們家嘮嗑都是嘮這樣的嗑，我老伴說妳給我寫個詞，我寫個條幅給孩子們留個紀念。這話說出來我就問我老伴，我說老伴，你說這話啥意思？你預知時至了？你要往生了？我老伴說阿彌陀佛還沒告訴我。我說那你幹嘛要寫條幅給孩子留個紀念？他說先寫了預備著。我說你往生了以後，你想怎麼辦？他說我想回老墳。我說老墳好像回不去

了，咱們這一輩大概就免了。他問我那老伴妳上哪？我說虛空法界任我周遊，就是火化的時候從大煙囪直接就飛到虛空法界，啥也不留。我真是這樣想的。我最原始的時候，我十年前我說這個話不是這個態度，我告訴我姑娘、兒子，我說等你媽媽走的時候，那個骨灰你給我送到哪？送到普陀山的觀音跳。我去過普陀山，普陀山有個觀音跳。我說我就覺得那個地方挺好，你就把我骨灰灑在那裡。現在這個想法我都沒有了，全免，什麼都不留。我說你給我整裝在那個小盒裡那幹啥？不如我到虛空法界去，自由自在的，那多好。所以我們家就是嘮這嗑。我姑娘不願意聽，我姑娘說，這兩個人這嘮的什麼嗑兒，好好活著得了。過去一說這個，我姑娘可能都急眼，這回還不急眼，就不願意聽了。我說早晚都有這一天。所以就把這事情看得很清楚了。

我在這裡給大家講個故事，就是兩年前我有一個好朋友她的老爸去世，我這個好朋友也信佛，她兄弟姐妹都比較有出息，從政的，就當官；從軍的，在軍隊裡有任職；經商的，做大買賣，就很有錢。就說這老爺子，去世這老爺子，很有福報，兒女你看那麼多，又要官有官、要錢有錢，是不是好事？走了以後，孩子們還得顯顯這個孝道，生前怎麼孝道那就不說了，孝沒孝道咱也不去評論了。這走了得孝道孝道，最起碼還給別人看看，看看這些兒女們這麼有權、有勢、有錢，怎麼孝道這個老爸。說這個老爸生前喜歡什麼？喜歡排場、場面，這是第一喜歡；第二喜歡錢、喜歡人民幣，這外國錢接觸得少，不太認識，人民幣認識。說老爺子喜歡這兩個，所以這兒女想滿老爸的願。真是排場，你看這麼多兒女，這麼有權、有勢、有錢，那排場能小？就是那個花圈都不是一層擺的，一層一層一層摞著擺的，沒有地方放。因為那小區就那麼大個地方。那個車可能是一百輛以上，我估計是一百輛以上，那個排場真是大。

這還不說，老人不喜歡火化，裝棺材，給弄個大木頭棺材，刷那個紅漆。因為我好朋友爸爸，我去了，就一樣，我看了目瞪口呆，是這老爺子生前喜歡人民幣，這走了，裝棺材得裝人民幣。枕頭底下枕的人民幣，兩個手裡攥的人民幣，兜裡揣的人民幣，腳底下踩著人民幣，棺材兩側裝的人民幣。當時我真是頭一回見識，我以前從來沒接觸這樣的事，但是人家老人去世，咱也不敢說也不敢問。但是我覺得好像這對嗎？最起碼對人民幣不尊重，這犯不犯法？我心裡有這個念頭，這沒法說。後來就把老人發送了。發送了以後兒女一個也不得消停，這老爺子今天回來找這個鬧，明天回來找那個鬧，鬧什麼？說你們可把我害苦了。怎麼害苦的？我那好朋友跟我學，那就她老爸託夢，說她老爸就回來找她，說妳看妳給我拿了那麼多錢，我見了閻王爺，我就先把這錢給閻王爺，我求閻王爺拿了我這些錢給我安排一個好的去處。閻王爺說，你拿那花花溜溜的那都什麼東西？閻王爺不認識這錢。這老爺子就告閻王爺，說這是人民幣。說人民幣是幹什麼的？老爺子說，我們現在人間別的都不喜歡，就喜歡這個東西，這可是好東西。後來閻王爺就生氣了，說你貪心，你墮到餓鬼道，你拿這個來賄賂我，你讓我也跟著你上餓鬼道去受罪？就告訴那個小鬼的頭頭，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。就這樣，這個老爺子你說拿錢去賄賂閻王爺，沒賄賂成，閻王爺要給他打到十八層地獄。

你說他咋辦？他就得回家來鬧他這兒女，這兒女鬧得什麼程度？當官的把官也丟了，有權的把權也丟了，做買賣也不賺錢了，最後這些有權、有勢、有錢的兒女都一敗塗地。你看就這事，我如果說我編個故事給你們聽，我現在給它改過來，我講個故事給你們聽，這是真人真事。你們要當劉老師給你們編故事，你就當編故事聽；要當講故事，你就當講故事聽。真是這樣，這是我一個非常要好

的朋友。後來她問我，她說素雲咋回事，我們家怎麼從老爺子走了以後，家家都不得安寧？我說你們太孝順了，孝順大勁了，給老爺子帶錢太多了，沒地方花了。最後她就跟我講她的夢，說弟弟、妹妹、姐姐什麼的分別老爺子都給託夢，罵他們，說你把我害苦了，用這些個東西把我送到地獄來了。

你說這是兒女真孝順嗎？我們現在在座的有沒有這種情況？老人活著，你未必盡孝了，但是老人一走，你那個戲演得可像了，我是孝子、我是孝女，哭天喊地的。我說你那都是假相，都給活人看的，是要你那個臉面，不是送你的老人上好地方，怎麼能這樣？所以咱們念佛、修佛的同修，以後再遇到自己家裡如果有親人去世，能不能這麼幹？你家裡再多，你看有的同修告訴我，說某某家裡可能錢太多了，裝修房子就是那個牆是用人民幣一張一張一張挨著糊的。後來犯事，檢察院、法院到他家去刨房子才知道，這個牆外面貼的人民幣，裡面是夾層牆，那個存摺什麼都在那個夾皮牆裡藏著。你說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幹？你能帶去嗎？你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。

所以現在就是，我們做為兒女的、做為晚輩的，怎麼樣孝敬自己的老人？你能把老人送到西方極樂世界，你是最大最大的孝子，最大最大的孝女，沒有比這個孝更大的孝了。不在於你給他做什麼好吃的，什麼好穿的，讓他住什麼高樓大廈，不是這樣的。因為我現在也快七十歲了，也進入老人這個隊伍裡了，我非常理解老人是什麼心情。如果兒女真是時常不短的給老爹老媽掛個電話，問候兩聲，這老倆口能樂得屁顛屁顛好幾天。我們在座有那麼多老同修，是不是這種心情？不是說今天給你送什麼好吃的你高興了，真是這樣，老人不是圖利這些。就是兒女盡孝，你能讓老人心安，不為你操心，你能把你的爸爸媽媽引到修佛的路上，將來去極樂世界，你



是最大的孝順，其他的那都不算什麼大孝，只有這個是大孝。說到這了，我就給大家穿插講了這麼一個真實的故事，希望大家引以為戒。如果有的家庭條件很好，老人去世千萬要注意這個事情。

還有一條就是家庭兒女如果是信仰不一樣怎麼辦？比如說有信佛的兒女，有信主的兒女，他這方式方法不一樣。如果，咱們信佛的同修問我，他說我哥哥是信主的，那我哥哥說了算，那我怎麼辦？我說恆順，你哥哥說了算，他是家裡的長子，爸爸媽媽也喜歡這個兒子，你就讓他說了算，老人走了以後，按照他那個信仰來送老人，你不要干涉、不要干擾。老人送走了以後，你該念你的佛念你的佛。實際每種信仰都是好的，我們不要去說人家信那個不行，信這個就不行。現在有很多人對我印象比較好，還好在什麼地方？他們說我沒有分別心，我對任何法門、對任何宗教我全都不謗，都要支持。因為我的老師有信主的，我的同學有信主的，他說別人都說別信了，信佛吧！你們信佛的都這麼說，他說唯獨從妳這裡聽，你好好信你的主，把你的教義學明白。真是這樣的，咱們不能拉信眾。所以什麼叫佛法？給人家做什麼樣子，你的一言一行都是樣子，到生活裡去找佛法。

剛才我講這個例子，你們回去以後，如果有家裡有人往生的，給他們介紹介紹，千萬一切從簡，愈簡愈好。還有的就把老人的被褥、衣服都燒了，我覺得沒必要，老人的衣服如果能用，誰能用誰就用。反正我是沒說的，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想法，比如說我現在裡面穿的一條褲子，那就是咱們一個同修媽媽往生了，跟大雲說，說我媽走了，我媽這褲子給劉姨穿行不行？大雲拿來說，劉姨，這誰誰媽媽的褲子，妳能穿不？我說留下，我穿，我現在就擱身上穿著。我裡面有一個小背心是大雲奶奶的，大雲奶奶九十七歲老人家往生，不是我去送了嗎？老人家個矮，能到我肩膀這麼高，所以她

那小背心我穿自然是小，那我也能穿。我頭兩天擱家，我來之前新換的裡面這個體恤衫，我來之前我穿的就是奶奶那個體恤衫，沒有啥區別。我還覺得九十七歲的老人往生，去極樂世界了，妳穿老人的衣服妳太有福報了，我覺得我挺有福報的。雖然小一點，抻吧抻吧，洗完了，往四外拽一拽，它不就變大一點嗎？就穿著。所以我是很會將就的人。

現在說供養，什麼供養最？大家都知道，法供養最，經裡也這麼說的，師父也這麼講的。法供養最，所以咱們就往這個最上努力，這個方向就對了。求正覺是不是法供養？第一法供養。所以咱們就現在就說度自己、度眾生，你哪一個排第一號？有同修不理解，說劉老師怎麼說把度自己排第一號？我現在還得這麼說，這兩個度人、度己，一定要把度己排在第一位，把度人排在第二位。為什麼？你自己都度不了你自己，你說我能度眾生，那不是空話嗎？度不了，心有餘力不足。我跟大家舉個例子，就像游泳，有人掉河裡了，我會游泳我進去我能把他救上來，我不會游泳，我跳進去了，我想法對不對？對，我想把他救上來，但是我不會游泳，我跳進去我自己先淹死了，那個也未必能救上來，是不是？這是一個道理。所以我們要想度眾生一定先成就自己。

如果聽老法師的光碟這麼多年，我不是跟大家說嗎？我說你哪怕就一片光碟你反覆聽，你聽明白了，你都成就。你聽一千張光碟，你沒聽明白，也沒有用。就昨天師父在這講那兩小時你聽明白了，你都成就。你說還用得著還如何如何，怎麼怎麼做，有的人就很追求這個形式。形式不重要，實質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咱們這個成就自己一定要放在第一位。如果你想不明白，你互相切磋切磋，在這我能說出來的，告訴你們的都是真話。你如果還把度別人放在第一位，把自己放在後面，兩耽誤，別人你度不了，眾生你度不了，你

自己的事你也耽誤了，真是這樣的。你想一切諸佛菩薩來到這個世間幹什麼來了？就是讓眾生成佛，度眾生成佛，他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夠成就。諸佛菩薩他不是希望你供養他什麼什麼。比如說我要這麼說，可能有些人就不太理解，因為一個是我可能我也沒有那個條件，再一個是我真是這麼想的，我供養佛，我報佛恩，我供養師父，我報師父的恩德，我用什麼？我就是一條，我就用成佛來報答，其他的我覺得我不具備。

我第一次，二〇一〇年的四月四號來到香港第一次見師父，要不後來他們有的同修接觸次數多點，比較了解了跟我說，說劉老師，妳第一次來的時候，在師父面前說那話，我們聽了都目瞪口呆。我說怎麼目瞪口呆了？他說一個是給妳安排七點到九點講課，人家問妳有沒有講稿？妳說沒有。說有沒有提綱？妳說沒有。他說我們就說了，即沒稿也沒提綱那說啥？師父說，坐那就會說，坐那就知道講啥。那個時候我就傻大膽，我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我就是這麼想的，這個座是師父講法的法座，師父加持了，我去坐我就知道講啥。所以我第一次來香港，我什麼都沒有，連個題目都沒有，剩五分鐘要進去錄像了，人就問我，沒有，就空手進去的。我心想反正椅子只要我坐那，笨著說，就像一種魔力似的，我就會說了。四個程序，第一個出幾朵小花，第二個出個樂曲，第三個出兩行字，第四個出我的影像。錄影師告訴我，妳看著妳自己影像，妳就開始講。

我坐那座位上以後，大腦還是空白的，不知道我今天講啥，已經坐座位上了。它一出那個小花，我就擱底下擱手指頭數著，小花出來了，音樂出來了，兩行字出來了，我自己出來了，馬上阿彌陀佛。你看我那第一張上香港講課的光碟，非常傻，那就是看著自己的影像了，特別突然，一下子阿彌陀佛。阿彌陀佛完了，妳就得講了，剩下的那些話我就不知道它怎麼講出來的，兩個小時沒打☒，就

是這麼講出來的。所以那個同修說，這個我們目瞪口呆，沒有誰說上師父這來，進那個錄像室啥也沒有的就敢進去，說太大膽了，因為我們彼此都不認識。這是第一個。說第二個，妳那話更讓我們瞪大了眼睛。我說啥話，我說完我都忘了？他說妳坐在師父跟前，師父讓我坐在他跟前，我就坐在師父跟前了，師父就瞅著我，我也瞅著師父，這時候我就說了一句，他們給我學的，說師父，我這次來，我沒給你拿紅包，我不用紅包供養你，我就成佛供養你。師父說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說了九個好。這他們印象都特別深刻。

我這一次是第五次來香港，第五次見師父，我沒給師父拿什麼東西。真是大雲春節也不知誰給她點精大米，大米的王，精中之王。她告我，劉姨，那大米好，我留著，哪次再上香港給師父帶著。我說那妳帶著。所以這次來給師父帶點大米，那是大雲帶的。我昨天吃飯的時候我還告訴師父了，我說師父，給你拿大米是大雲給你拿來的，不是我拿的。就這個我都能如實匯報。所以我說佛菩薩希望什麼？希望我們成佛。師父希望我們什麼？希望我們成佛。實際師父不是稀罕你那點東西怎麼怎麼的，真是這樣的，我就是這麼的。人家可能說妳是不是太沒有禮貌了，妳這來也不給師父拿點什麼供養？我就是這麼想的，我一直到最後，我供養師父就是我得成佛，我不成佛，一切供養都白費，就這一條。

下面說說我自己怎麼樣堅勇求正覺，供大家參考。第一個是老實念佛不換題目。我從二〇〇〇年前後開始讀《無量壽經》、念阿彌陀佛，到現在是一直沒有換題目。因為我可能也屬於比較笨那個類型的，換來換去的我跟不上趟，我乾脆就可這個來吧。前十年我已經荒廢了，太可惜了，這後十年我找著這條正路了，那可不能再走歪了，所以我後十年學佛應該說成效比較顯著。頭十年，我現在回想起來我特別後悔，前十年怎麼沒找著路？東跑西顛跑了十年。

所以這個不換題目。

說實在的，選擇了這條道、選擇了這個法門，障礙也是多多的。我不知道我們在座的有沒有這種感受，反正我這幾年、這些年讀《無量壽經》、念阿彌陀佛，確實障礙很大，有些人電話指責，有些人面對面的指責，有些人到處告我的狀。後來有人，真有人跟我說，說妳知不知道妳現在妳要把大家領上什麼路？我說領上西方極樂世界。人家問我，我也不客氣，我就這麼說的。我說你說這話什麼意思？他說因為現在妳是名人，妳現在念什麼經，很多人就跟著妳念什麼經。我說那好事，我念《無量壽經》，後面跟著念的愈多愈好；我說我念阿彌陀佛，念阿彌陀佛的人愈多愈好。給人家說得直生氣，人家說妳這人不開竅，就是死不悔改，這麼啟發妳都啟發不了，他說妳把那麼多人那麼多人都領到地獄裡去了，妳上哪去？我說他們要上地獄，我肯定我領頭的，我先上地獄。我說你這麼說我，我不認這個帳。他說妳認什麼帳？我說我認上西方極樂世界的帳，我讀《無量壽經》、我念阿彌陀佛，我肯定上西方極樂世界；跟著我一起念《無量壽經》、念阿彌陀佛的也一定上極樂世界，不會上地獄的。

我送往生的時候，第一個那時候我不太明白，有些老菩薩嘀咕，說你看那個劉居士和誰誰誰把人家誰誰誰送地獄去了。我這個同修就跟我說，大姐，人家說咱倆把誰誰誰送地獄去了。我說沒有，去極樂世界了。說跟不跟那些老菩薩說？我說不用說，說他們也不知道，他看不著，他也不認帳；我說我知道，沒去地獄，去極樂世界了。就是這樣的。所以說你自己一定要立場堅定，要有主見。你看戒定慧那個定，你要定住，不能東倒西歪的。人家在那說會集本是什麼偽經，又是居士會集的，你說可不也是，是居士會集的，你跟風跑你就跑丟了，你肯定找不著回西方極樂世界的路。所以我這

一生就是老實念佛不換題目，誰說也拉不動。如果有一天我往生了，我一定給大家做個好樣子。如果我這個樣子做得好，我去了極樂世界，我會回來給你們報信的，我告訴你們極樂世界什麼樣，讓你們堅定信心，不能空口說白話。所以如果到時候，就是最起碼我身邊的同修，我要往生的時候，她要在我身邊，她會告訴大家的，劉老師確實是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那時候你們就更堅定信念了，劉老師告訴我們的沒有錯，她告訴我們是一條光明大道，一定能往生極樂世界，這個就是一定要堅定、堅定、再堅定。

我過去說過，我是堅持幾個一，我給你們叨咕叨咕，一句阿彌陀佛佛號、一個老師、一個目標、一生成就，這是四個一。這個老師非常重要，這四個一裡我重點說說老師。我是不是反對說別的法師如何如何？不是。但是我聽經我聽淨空老法師的，別的法師的光碟我以前也聽過，不是一點沒聽過。就是你選擇淨土法門了，比如說我選擇淨土念佛法門，我就選擇聽老法師的光碟，以後我就不再夾雜了，就是這樣的。所以說這個老師，就是現在我們對老師信不信？在這我就多說兩句，就是我以前講課的時候，我曾經說過這麼幾句話，我說老法師是學釋迦牟尼佛中國第一人，也可以堪稱是世界第一人。我說我自己是孤陋寡聞。我記得我那次講的時候，我是把老法師和釋迦牟尼佛一條一條對號講的，不是說空口無憑的說的，我說像不像？這老法師是學釋迦牟尼佛的中國第一人，也是世界第一人。別的不說，釋迦牟尼佛講法四十九年，老法師現在已經講法五十三、四年了，就這一條，每天都不間斷這麼講。我不知道全世界還能不能找到其他法師也是像咱們老法師這樣講法，因為我沒見過，所以我說我孤陋寡聞。如果誰要見著了，可以提出反駁意見，說還有。你說老法師沒有道場，和釋迦牟尼佛像不像？

我記得我那次是列了五個，五條還是六條，一一對照講的。再

一個我說，那是我很天真的說法，我就直接跟大家說了。我說過去我老羨慕當年釋迦牟尼佛身邊有一千二百五十五個隨行眾，我一想我咋沒生活在那個時候，我要那個時候是不是我也跟佛在一起了，我確實很羨慕。我說現在我又有個新的想法，我說三千年以後的眾生可能就該羨慕我們了，我真是這麼說的。因為什麼？你看咱們現在生在末法時期，生在這個亂世，真是很不幸，這是從不幸的角度說。但是你說咱們幸不幸，幸運不幸運？很幸運，太幸運了，得到了人身，聞到了佛法，又聞到了淨土念佛法門，又遇到了淨空老法師，這麼多好的因緣都被我們具足了，你說我們是不是太幸運了？所以我說三千年後的眾生他會羨慕我們的。這是我對老法師的第二個說法。第三個我說老法師是一位愛國愛教的慈祥老人。

我給老法師說了這麼幾條，可能那天，昨天我不是說有人問師父，就是說這麼說的如不如法？因為這有個什麼插曲？有居士問過我，說劉老師，妳是不是說淨空老法師是某某位佛來的？我說你們怎麼知道？他說是妳講完了以後，我們分析判斷出來的。我說你們分析、你們判斷是你們的意思，不是我的意思，我說我沒有意思。我說得很明白，我那話不是掖著藏著說的。後來老法師答問的時候說他自己，我就是一個凡夫。對於這句話在座的怎麼理解我不知道，我對師父，在我心目中，他就是一位濟世的活佛，真實的。我可能這次在這說了，大概這光碟要是傳出去又得挨批，挨批就挨批，反正我說大實話、大真話。

如果我在哪個場合，我說老法師是哪位哪位佛再來的，哪位菩薩再來的，這絕對不如法，這叫不懂規矩，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。說你們猜測了，那是你們猜測的，那和我沒關係，是不是？我沒有這樣說。但是師父在我心目中絕對不是凡人，他就是來救世的活佛、菩薩。那你不承認，那和我沒關係，反正我認帳。我昨天不

說了，我說我和師父的緣分就多生多劫就是師生關係，那時候我不聽話，我到處跑，我溜達，這一世叫師父把我逮住了，說好，妳還在外面溜達，這回妳可得回家，把我逮住了，我這一生我就回家了。你說我為什麼這麼有信心、這麼有把握？你說我和師父那個因緣，為什麼我夢中夢見師父就告訴我那個話？我來了我跟師父學了，師父不吱聲，我知道師父不告訴我，實際那不是我想像出來的。所以這個東西，就是我們在學佛的過程當中，遇到的一些事不要去妄加評論，你就老老實實念佛。

有人老問，我怎麼念？我怎麼修行？你說你還讓我咋說？我就告訴你，除了阿彌陀佛，其他事你全放下，你聽懂沒聽懂？你要聽懂了，就這句話好使，就這四個字太好使了。因為我現在念過來了，我能體會到那種法喜，什麼叫法喜、什麼叫充滿。我現在沒充滿，我是有法喜，等我充滿的時候我就該回家了。我希望我們在座的同修個個都能法喜充滿。但是說，劉老師，我咋念不出來？你東張西望的、三心二意的，你念不出來。你就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。過去我總覺怎麼跟大家說能說明白？有時候我也有點著急，我這人就不自私，我自己知道的好事，我得受益了，我就想讓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才好。所以我上午不是說，我希望大家都在我前面，我不希望大家在我後面，誰都超過我那才好，回西方極樂世界愈多愈好，愈多愈好。我總想跟人家簽協約，你們可千萬別禿嚕，別今天這兩天聽著挺開心、挺高興，劉老師講得對，我們得發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；回去一看妻兒老小，拉倒吧，西方極樂世界遠著，還是我丈夫、還是我兒子，還是這個，又禿嚕回去了，可就糟了。現在時間可不允許再禿嚕了，一定要堅定信心，回家、回家。昨天有同修給我兩本書，我沒仔細看，沒時間，好像封面上就是「回家」。所以哪是真正的家，你得找準了。



我們再說說什麼是最高的佛法，那你說你這不有分別了嗎？那為了把這事情表達得清楚，咱們就暫時先分別一會兒，這一會分別完了，咱就聽明白了，就不再分別了。什麼是最高的佛法？《無量壽經》是最高的佛法，阿彌陀佛是最高的佛法，尖，就是那個尖，頂峰。你抓住《無量壽經》、抓住阿彌陀佛，最高的佛法你全得了，就這兩件事你要能把它抓住、掌握住，你沒一個不成就，必定成就，那就有保證了。如果有人問你，說你學佛這麼多年，什麼是無上大法？你這回就會回答了，《無量壽經》是無上大法，阿彌陀佛是無上大法。你還用再去東找西找嗎？

所以有些個時候，我就替我自己著急，也替大家著急，東跑西顛的到處去問，到處去說、找，真的弄得大家都很疲憊不堪。因為這條路我已經走過了，所以現在我不希望大家走我過去走過的彎路。一條直路，告訴大家，就像這紅地毯似的，每天咱們走這紅地毯，你從這頭走到那頭，就出門了。咱們就比喻，走這條紅地毯，到那邊那個門一開，裡面就極樂世界，咱就進去了。你非得繞繞繞，繞個大彎。你看昨天定弘法師講課的時候，大家注意我來晚了，為啥來晚了？坐電梯坐錯了。坐錯了，下了電梯找不著，會場攔哪找不著了。結果我們三個人轉這兒說不行，那找個笨樓梯上下，找不著笨樓梯，半天也沒找著。最後碰著咱們同修，帶著我們走的那個扶梯，大概能晚五、六分鐘，七、八分鐘，可能是，我都不好意思進來了。就是這樣的，所以說走直路，別走彎路。

你看阿彌陀佛把這個路，就好像栽了一棵樹，我再舉個淺顯例子，阿彌陀佛給我們栽棵樹，桃樹，樹上結滿了桃子，都熟了，然後阿彌陀佛真是慈父，摘桃子往我們手裡送，吃！吃了這桃子不就成了嗎？咱們就不吃、不吃。你看阿彌陀佛把樹給我們種好了，桃結好了，摘下來往我們手裡送，我們不接受，那你說咋辦？那你就

沒有這個緣了。你說我們要是知道阿彌陀佛把這道兒都給我們弄好了，你就走就行了，那不信，那沒辦法。我信，我不管誰信還是不信，我是信，我一定按照這條紅地毯走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這是第一個，老實念佛，不換題目。

第二個，我想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，這個誰都知道，說這話也太熟悉了，沒有不知道的。做沒做到？淨念，就不是雜念。剛才我說有同修給我提了，一個同修提了十幾個、二十幾個問題，我不說了嗎？我說那容器都裝滿了這些問題，阿彌陀佛沒地方待了。我說這句話你們聽是笑話嗎？不是笑話，你心裡亂七八糟的事，你把人家的垃圾都收來裝在你那個漂亮的容器裡了，把那漂亮容器污染了，阿彌陀佛你往哪裝？放下，一定要讓這個容器透明，乾乾淨淨的。我學生上我那說，老師，我們現在發現妳愈來愈單純了，妳都像那個兒童似的了，說話也單純，做事也單純。我學生比我小不了六、七歲，最大的學生七〇屆畢業的，所以他們說老師我們現在一看妳，可可笑了，像小頑童似的。我說那回歸自性了。那自性他不懂，他說什麼叫自性？我說我就從哪來的回哪去。老師，妳從哪來的？我說你們不知道，我自己知道，我要回去了。這真是，我就覺得我愈活愈小，雖然可能年齡每年都在往上長，心態愈來愈小了，好像大人的事我都聽不懂、聽不明白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顆童心。

我這一輩子就會唱一支歌，是逼的，是我學生上我家要開聯歡晚會，每個人要出個節目。他們知道，說我們老師可笨了，她啥歌不會唱，五音不全、六音不正，給我安排個角色，報幕，說讓我報幕，他們演出。那我就報幕，還給我起個電台的名，叫高疙瘩K廣播電台，我是主持人，叫什麼名？土豆麻小姐。我說這叫什麼名？因為那時候我那臉麻豆豆的，說叫土豆麻小姐，高疙瘩K廣播點台

，挺繞嘴的。就這孩子們上我那鬧、玩，我說行，你們唱、你們跳，我給你們報，就是這樣的，非常開心。所以現在我和我的學生要是在一起聚會，好像他們都比我大，我比他們小，他們逗我玩，就那樣事的，特別好。所以一顆童心，別整得老態龍鍾、老氣橫秋，這個心，人還沒怎麼老，心老老的了。不要想老，想年輕、想小，老法師告訴我們別想老、別想病、別想死，你想啥就來啥。所以我也不想老、我也不想病、我也不想死，我就想求生淨土，我活著回家，就這個。你想這個你就健康、你就快樂。

淨念，所以你一定要淨念，淨念相繼，不要間斷。另外要都攝六根，最重要是耳根，第一重要的是耳根，你要把耳根攝住，別人家那邊咳嗽一聲，你都聽著了；人那邊說一句話，你也聽著了。今天上午王老師在給大家強調這一點，很重要，因為她能感覺到一些事情，所以她告訴大家，很善意、很慈悲，希望大家能夠把王老師的話也理解進去。「一聲佛號一聲心，聲聲佛號聲聲心。緊緊抓住此佛號，心開意解智慧生」。你智慧怎麼來的？智慧就是心清淨了，它自然而然它就現自性了，它自性一現前，你自然就有智慧了。你遇到什麼事你就知道怎麼辦，你怎麼說、怎麼處理。不是說哪個人聰明，聰明不行，知識也不行，只有智慧。所以我們學佛要學智慧。你念佛那個功德，昨天定弘法師講了，你們注意聽沒有？可能想說這個題目我們過去都聽過。你要沒聽你就犯傻了，仔仔細細聽。這個佛號，就這四個字，它功德不可思議。什麼叫思？你看思是一個田字，下面個心，對吧？思就是不能想；議，一個言字，攔個義，議就是不能說。就佛號的功德有多麼殊勝、多麼大，你想不出來，你也說不出來，不可思、不可議。

就是有人覺得四個字太簡單了吧！老法師不是說，三種人，老法師給你介紹說，第一種人，你就一句阿彌陀佛佛號、一部《無量

壽經》，一等人；說二等人，我再給你們推薦，你再加點，淨土不五經嗎？那你就再加一部經，你不放心，二等人；三等人，那淨土五經你都讀吧，再加點印光大師的《文鈔》之類的。老法師說再往下，我就不說了。那再往下，四等人、五等人、六等人，一點分沒有，你和往生就不沾邊了。所以說你對對號，你是一等人還是二等人、還是三等人？現在有些同修老問我，劉老師，那大悲咒我接著讀行不行？我說好，讀。你問我我得這麼回答。我要說你不讀了，你就想那我放不下怎麼辦？那你說怎麼辦？我要讓你不讀了，你放不下，你更不清淨了，莫不如還讓你讀。所以說你要是做一等人，今天你聽懂了，一部《無量壽經》、一句阿彌陀佛佛號。如果你道理都明白了，聽經是為了明理，如果你明理了，我別的什麼都沒有想頭了，就想西方極樂世界，想親近阿彌陀佛了，經你都可以放下，就一句佛號，阿彌陀佛，就可以了。

但是在這裡我得說一句，你理明沒明？你別聽劉老師這麼說，《無量壽經》我都放下了，我都不讀了，你沒明理不行，你得明理。說白了，你堅定不堅定？你遇到問題你困惑不困惑了？我給大家舉個例子，真的，不舉例子好像我說不明白，你信佛真信、假信？怎麼考驗你？遇到事，不遇到事你考驗不出來，那個考卷一來的時候才能鑑別出來你是真信佛、假信佛。

比如說，我送一個佛友往生，白血病，就我一個，老哥一個。你說我都不咋會送往生，我能一個人去送往生。因為她太可怕了，那比我當年還可怕，她姑娘沒成家，二十幾歲，畢竟還是孩子，就我倆在那。結果那天人家同病室的看不行了，人都跑了，病房裡四個床位，就剩我們這一家了，我就在那看著。我後背朝著門，拽著她的雙手，她不放我的手，她說劉姐，我害怕。我就緊緊拽手，我說沒關係，有我在，誰也不敢害妳。這一宿我就坐在她床邊，拽著

她手，我背對著門。這後面什麼感覺？那小涼風嗖嗖，就從我腳根一下跑我腦頂，從我腳跟跑我腦頂。我當時心裡想，不管是誰來都是緣分，幫我送往生。我就這麼想的，誰幫我？無形眾生幫我送往生。這算嗎？結果下半夜三點十五左右走了。我事先我就跟她說，我說妳走了，因為妳在醫院，人醫院不讓停，那我就得給妳換衣服，那換衣服妳肯定要痛苦，我說妳不能恨我。我說另外妳那個神識，我說妳那魂妳得跳出來，妳聽不聽吆喝？她說大姐，我聽妳吆喝，妳怎麼吆喝？我就說，我說董萍，妳那個魂快點跳出來，我說妳聽著我這吆喝，妳馬上跳出來，能不能？她說我能跳。這是下午三點鐘我倆嘮的這個話，完了晚上下半夜三點多她走的。

等她這走了以後，那就得給她換衣服了，她姑娘就一個勁的哭，也幫不上我忙，就我一個人給換。你們想，這個人走了以後，真沉。但是我就想，不念頭重要嗎？我就想她輕巧，她像一隻雞一樣，我心裡這樣想，要不我給她穿衣服我穿不上。後來我就給她穿，把衣服都給捂著上了，反正穿得不像人那麼順當、那麼利索，反正我都給穿上了。穿上該穿鞋了，一穿鞋糟了，兩隻鞋一隻鞋底，那鞋底掉了，也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準備的買的，這鞋底掉了。這抓瞎了，那下半夜上哪找鞋去？這個時候，我現在我得表揚表揚我自己，那個時候我就來智慧了，我沒著急、也沒上火，我心裡一個勁的喊，阿彌陀佛，快派人來給送鞋！阿彌陀佛，快派人來給送鞋！我真是，如果我現在想，那個時候我真是第一念我想的阿彌陀佛，我讓阿彌陀佛派人來給我送鞋。十五分鐘後，派來個人，一個男的，我還不認識。進屋，因為我正在給她抻吧這衣服，給她弄得板正一點，那人就站在我身邊了。我一瞅，我說你誰，你送鞋的？他說什麼鞋？我說她那鞋有一個沒底，你快點給我想辦法給我拿鞋來。你看我不認識人家是誰。他說好辦好辦，我妹妹就是賣這個鞋的，我

打電話她就給送來了。他妹妹就是賣壽衣的，那有衣服、有鞋，他就給他妹妹打電話，沒有多一會兒，他說不遠，一會兒就到。十來分鐘他妹妹就來了，拿了兩雙鞋，說哪雙合適就穿哪雙，鞋的問題解決了。那你說我當時要抓瞎了，我要不喊阿彌陀佛，沒人來給送鞋，你說光著一隻腳？關鍵時刻喊阿彌陀佛，找阿彌陀佛，這叫真信，是不是？這是我自己的例子。

我們有的同修，我不是批評你們，沒有事了，阿彌陀佛，我信佛；遇到事了，找個仙算卦去了，看相去了。你是信佛還是不信佛？反正我現在，我過去我幹過那個事，人家說哪疙有人看事挺靈的，我也去辦過這個事。現在我知道什麼是正、什麼是不正，我不幹這個事了，我不管遇到什麼事，天大的事，我肯定我是找阿彌陀佛。所以說堅勇求正覺，心要正、行要正，一切就都正了；心要不正，行自然就不正，一切就都不正了。願大家今生都能夠求正覺。

最後有幾句話我給大家叨咕叨咕，剛才翻沒翻著，稍等一、二分鐘。這幾句話是這樣說的，「一心念佛求淨土，時時處處佛光照。心正念正行亦正，龍天護法常圍繞」。我希望佛光普照每一位同修，確實也是普照，你接不到、你感受不到佛光的普照，為什麼？就像有太陽，這太陽對大家是公平的，它不會說照我不照你，這佛光也是這樣。出太陽了，你打一把傘，那你說能照著嗎？照不著，是你自己障礙了。另外你的身邊你希不希望龍天護法常圍繞？你要希望龍天護法常圍繞，希望佛光常注照你，你就老老實實念佛號，保證沒錯的，錯了我負責，如果我給你說錯了，我代你下地獄。今天就說到這些，謝謝。